

编者按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海南民间许多庆祝活动,都是由一场舞蹈拉开序幕。民间舞蹈,原是体现各民族风情、性格、心理和丰富的民俗内涵的舞蹈艺术语言,在海南民间,有这样一群舞者,用他们各自民族的舞蹈,来守望我们的传统和家园。

2021,让我们走进海南的“舞”林世界,踩着“舞”点赴一场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新年之约。

汉族民间舞可分祭祀性与娱乐性

“从内容而言,海南汉族民间舞蹈可以分为祭祀性舞蹈与娱乐性舞蹈两大类。”蔡瑞仪介绍,海南汉族文化中,人们主要信奉道教与佛教,但祭祀舞蹈受道教观念影响更大。

“过去,海南汉族民间的娱乐性舞蹈一般都在节庆日子才跳,比如春节时舞龙舞狮,军坡节时跳盅盘舞。”蔡瑞仪说道。

流传于文昌的盅盘舞源流已久。过去,舞蹈由一男一女(生、旦)分别扮作“新郎”和“新娘”,外加一位丑角。“新郎”以筷击盘,“新娘”双手各持叠

《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从某些角度而言,舞蹈比语言更具表现力。

作为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第一部总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海南卷)的常务副主编,海南省舞蹈家协会第一、二、三届副主席蔡瑞仪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南的民族民间舞蹈历史悠久,主要分为黎、苗、汉三种,“多年来,经过艺术工作者的不断加工、创新,这些舞蹈又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置的瓷盅,上下相击,翩翩起舞,丑角则负责逗趣,渲染喜乐气氛。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盅盘舞曾远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歌舞会演’,并经大会指定为进中南海汇报演出的节目之一。”蔡瑞仪说,如今,古老的盅盘舞经过文艺工作者的不断加工,舞姿更加丰富、优美,反映的主题也更加广泛,群众在军坡节之外的欢庆日子中时常表演。

黎族苗族民间舞与其他民族民间舞关系密切

“在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生产劳动、建屋迁宅、嫁娶、生育等事宜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这些仪式主要

舞蹈琼州

文海南日报记者 习霁鸿



种山兰舞。

就是通过舞蹈形式来表达的。”经过多年前的深入调研,蔡瑞仪得出这一结论,因此,黎族舞蹈主要分为巫术祭祖舞蹈和生活、劳动及娱乐舞蹈。

舞蹈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蔡瑞仪说,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一部分黎族舞蹈已经从最初的娱神祭祀性舞蹈发展演变为娱乐性舞蹈,例如猴子舞、钱串舞、打柴舞等等。

“作为黎族民间舞蹈中最有代表性的舞蹈之一,打柴舞也就是竹竿舞起初是与丧葬、祭祀有关的,后来才慢慢突出了其娱乐性。”

在陵水、乐东、保亭、万宁等地的黎族聚居地,“钱铃双刀舞”也广受人民群众欢迎。“关于钱铃双刀舞的起源,民间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蔡瑞仪

笑道,传说从前有两位黎族青年,一个以种山兰为生,另一个则以打猎为生。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位黎族姑娘,于是决定比武。种山兰者手持钱铃(青竹制成,形如北方霸王鞭),狩猎者则手执双刀,进行了激烈的决斗。最终手持钱铃者获胜,这场决斗也被作为舞蹈流传了下来。

作为一名舞蹈工作者,蔡瑞仪长期关注着海南民间舞的发展。他指出,如今,黎族舞蹈的内容比过去更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除原有各类舞蹈外,人们还挖掘、创作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气息的舞蹈,成为黎族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起海南苗族民间舞蹈,蔡瑞仪认为其有两大特点:一是舞蹈题材以祭祀内容为主,二是舞蹈时以鼓代乐,锣鼓点大致相同,但按舞蹈节奏而变化。

“海南苗族同胞自认是盘皇的后代,因此在众多的敬神祭祀舞蹈中,盘皇舞(也称三元舞、中元舞)最有代表性。”蔡瑞仪表示,每当苗寨举行群众性的“众斋”祭礼仪式时,人们都会跳起盘皇舞。

另一种典型苗族舞蹈召龙舞具有纪念英雄人物的性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苗族人都要设坛为龙皇招魂,以吹须、摆尾、游动及颤身等一系列动作,象征龙皇降福人间。

“海南岛在地理上是独立单元,气候上异于祖国大陆,文化上远离中原文化的中心,这导致海南民间舞蹈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蔡瑞仪指

出,然而,海南民间舞蹈的核心部分却与其他民族的民间舞蹈关系密切,例如黎族民间舞就与广西、云南部分地区的民间舞蹈一脉相承;苗族民间舞则是广西瑶族民间舞蹈的延续,同时融入了不少汉族文化因素;汉族民间舞则是在中原文化衍伸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

蔡瑞仪告诉记者,在政府的重视和推广下,参与海南民间舞的人越来越多了。近几十年来,海南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民间舞蹈的基础上改编创作了许许多多富有时代气息的舞蹈,例如由钱铃双刀舞改编而成的《起义者》、《三月三》《喜送粮》《野营大军过山来》等舞蹈作品更是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咚咚”敲响,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瞬间热闹起来,来自四面八方的村民们聚拢在一起,吆喝着:“好戏来了!”虎舞表演,他们百看不腻,越看越有味。

只见虎舞队队员们有的身穿旧时兵勇服装,手持各类兵器,有的扮成“老虎”,威风凛凛。锣鼓声中,他们或翻腾跳跃、或摇旗布阵,精彩绝伦的表演引得村民们连连拍掌叫好,场面颇为壮观热闹。

年过五旬的道学村村民王统平是“虎头”,一场表演下来,他非常投入。谢幕后,王统平摘下了厚重的虎头道具,细细密密的汗珠沿着他两颊流下,他大口喘着粗气。“只要有人看,我就会一直演”,王统平说,虎舞他从小跳到大,心中的热爱丝毫未减。

虎舞村晓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邱江华



海南虎舞表演。

舞跃琼州·汉舞

藏于深村的民间奇葩

逢年过节,大街小巷总能看到有人舞狮、舞龙以助兴,却很少看到虎舞的。实际上,在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周边农村,存在着多支由村民自发组建而成的虎舞队,他们犹如藏于民间的一朵奇葩,在村外鲜有人知,在村内却大放光彩,村民们世代相传且引以为豪。

关于虎舞,《古氏南迁》一书中有记载:“祖上自中原南迁,越南海而入,历尽艰辛,危险谁知?千里奔波,粮尽物耗,独有传世盛物虎头,雨淋日晒,随众翻山越岭,虎舞觅食,斗虎擂台,谁能分真假焉!”

海南虎舞,贴着农耕历史的标签,从明代中期起由中原传入,落脚于三江镇的灵秀水土上,在民间自发的单行线上默默前行了300多年。在琼北地区,流传着“三江鼓,罗梧虎”之说,可见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虎舞名气之大,其中罗梧村为甚。

王统平所在的道学村,也组建了一支虎舞队,称道学郡。王统平介绍,虎舞队是三

江镇村民为纪念民族英雄冼夫人而组建的,同时也有为各家各户祈祷五谷丰收、人畜平安、生意兴隆、顺心顺意之意。每年“军坡”节,是虎舞演出的高峰期,届时虎舞队将环村巡演,十分热闹。

一支虎舞队包含“老虎”、锣鼓手、吹号手、土地公、土地婆等约30人,村里上到耄耋老人,下到几岁稚童,男女老少皆可上阵表演。表演内容大致分为布阵、开场、单人表演、双人对打、人虎共舞等。伴着锣鼓声与号角声,只见两只黄色斑纹的“老虎”一会儿相互争斗,或凌空扑咬或就地翻腾;一会儿又友好相处,或互相舔舐或嬉戏打闹。一旁的土地公、土地婆以滑稽动作辅之秧歌舞舞步……

有人扮虎,也有人扮打虎。一名身着黄袍、手持利剑的少女出现在虎队前,剑锋呼啸,舞得行云流水。演毕,一名手持钢叉的青年上场,将手中的武器挥舞得风生水起,犹如古代即将出征的士兵……虎舞表演场景之丰富,很多是平常所见的舞狮、舞龙所缺少的。

八旬老人一生痴爱

海南日报记者在三江镇采访时,所到之村,谈及虎舞,村民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如果很长时间没看虎舞表演,就感觉生活少了点什么。”可见虎舞已成为当地村庄民间自发约定而成的传统习俗代代相传,镌刻进生活里。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学虎舞、跳了多长时间,王统平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印象中,村民们在田间地头劳作之余,即使手中没有道具,也要舞动练习一番,使得虎舞技艺从没间断。孩子们也不会刻意练习,觉得好玩就跟在(虎舞)队伍后面模仿。”王统平笑着说,“年复一年,半辈子过去了,我也成了道学村虎舞队队长。”

“罗梧村还有一位八旬左右的老人叫冯尔训,对虎舞可谓是一生痴爱。”三江镇文化站站长郑声裕感慨道,但当记者提出采访请求时,他却静默良久后轻轻地说:“可惜啊,冯老已经不在在了。”

冯尔训曾是罗梧村虎舞队的领头人,在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而这种威信与号召力,源自他对虎舞的专业与坚守。

斯人已逝,但记者从村民们的讲述中,仍感受到了冯老生前对虎舞的一腔热爱——

冯尔训从小就与虎舞结缘,小时候看大人训练表演,他就跟着学,尽管长大后参加工作没时间参加虎舞队,但许多动作套路他都熟记在心。退休后,他放弃在城市里优渥的生活条件,返回村里居住。一辈子学舞、跳舞,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里虎舞队的领头人。

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全国大多城市动物园还没有东北虎,冯尔训为了让虎舞表演更传神,他特意去了东北虎的原产地黑龙江牡丹江市。他连续两天蹲点动物园,在没有相机的情况下,细心记下老虎的外形外貌,并仔细观察老虎的动作特点,尤其是看到几只老虎跳跃争斗时的场景,他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竟在原地模仿老虎的动作跳起来,让在一旁观看的游客颇为不解。

回到家乡后,冯尔训赶紧召集队员,将自己学到的“老虎绝招”传授给他们。此后,不论冯尔训外出到哪个城市,进动物园看老虎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排。

传承还需多方合力

如今,虎舞已成为三江镇过年过节的一项群众表演节目,虎头大多由经验老道的村民制作,非常逼真。虎舞队也形成规模,有专门的服装、道具、演员,还有自己一套表演动作和规矩。2009年,海南虎舞入选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经百年,海南虎舞表演从蹒跚学步到集武术、舞蹈、音乐于一体,融入了多少民间艺人的智慧与汗水,作为原生态的民间舞种,它只在特定的环境中偶露“峥嵘”,其表演艺术虽不尽善美,但正因为这一分“粗糙”和“原生态”,而多出几分厚重。

不过,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双面性,与大多民间艺术一样,海南虎舞在峥嵘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三江镇虎舞队每年表演的时间集中在春节和冼夫人文化节前后,表演次数不多,且参与演出的人员获得的收入不高。

“虎舞队成员要么外出打工谋生,要么忙农活,这就导致了人员流失严重。”王统平以道学郡虎舞队为例告诉记者,该队过去跳虎舞的队员约

30人左右,而目前仅剩十几人,如果不是热爱虎舞表演,很难坚持下来。

海南虎舞海口市市级非遗传承人王亚存说:“虽然现在虎舞队已具备规模,但演员们少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虎舞的各种动作、技巧基本靠口授和行为习惯,缺乏一些文字记载。这都是亟待重视的问题。”

王亚存表示,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继续加大对虎舞的扶持力度和宣传力度,增加表演次数,让更多人了解虎舞。在传承方面,可以学习公仔戏、琼剧的传承方式,开设虎舞培训班,吸引更多人参。此外,在寒暑假开设免费兴趣班,推动虎舞走进小学和中学。

同时,建议通过政府主导,建设更多虎舞非遗文化项目排练场所,对演出服装和道具进行适当升级完善。旅文部门可牵头组织虎舞演出队伍与舞龙、舞狮等项目传承人进行交流,让虎舞这门传统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

“虎舞应该是要走出三江,走出海南,走出中国的。”王亚存坚定地说。□